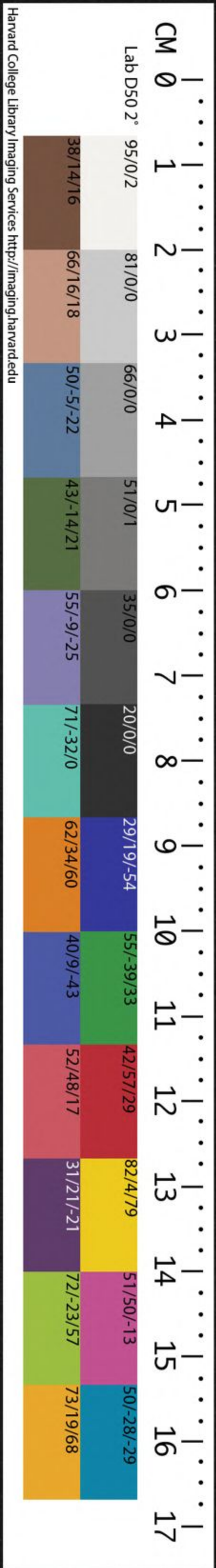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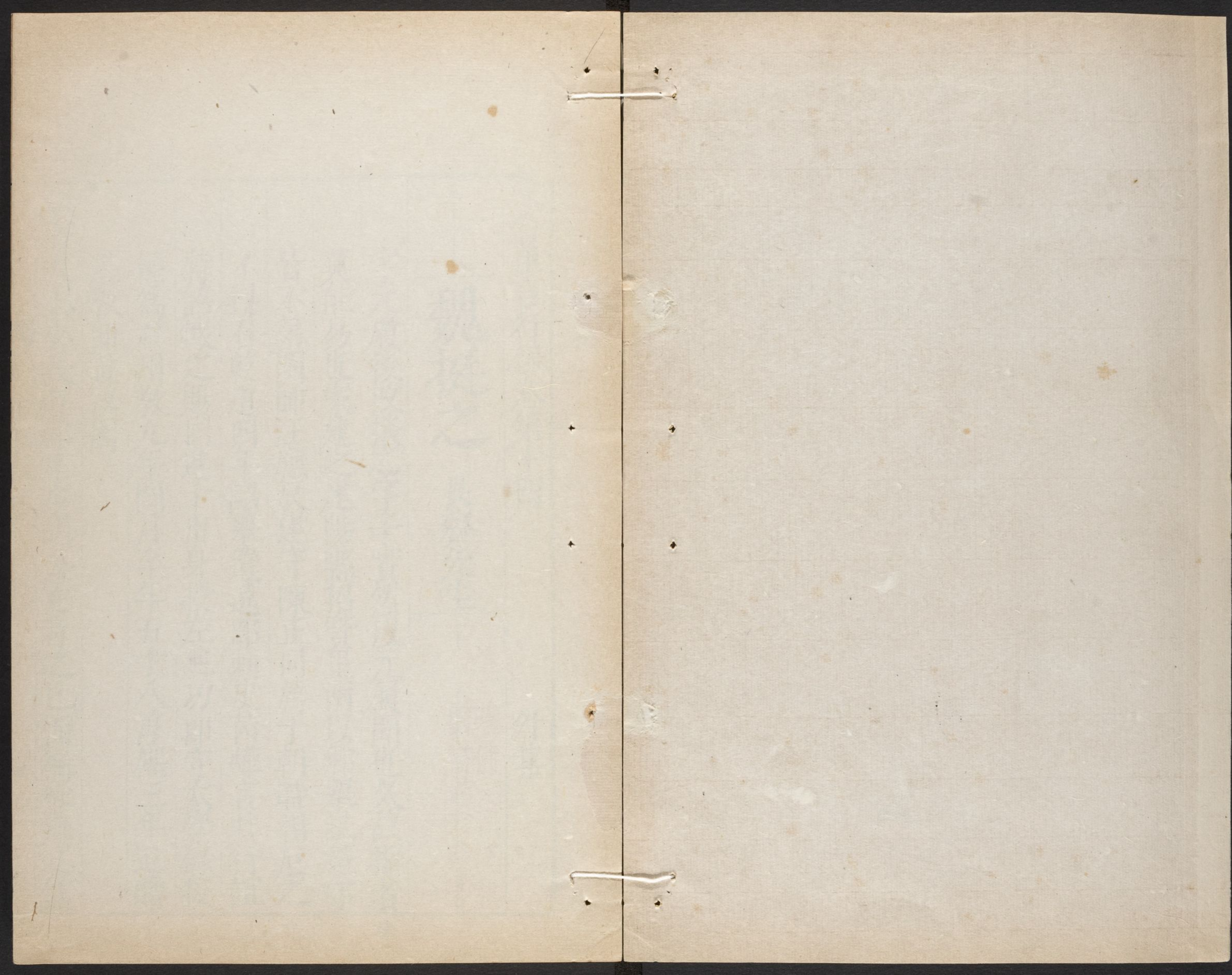


T ChL 2259.5.2943 B

11
7

2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外集

魏挺之 良齋先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字元履後改揆之字子實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厄之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特詔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廸功即守太學錄後罷為台州教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淳熙三年追贈

直秘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

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倡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

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

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揅失惟恐不及後進有

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已意亦
面質不避大抵爲人最隆於義也

平日制行以急公攘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
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矣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
豈止千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
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
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
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
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

人心所同也

晦庵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堅高
爰自弱齡啟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夫中歲攷
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若獲於已推之
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
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
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過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
悽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一疾乃訖
于斯念昔交誼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
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
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

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恪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
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
寄行高文卑祗以爲累日月有時漬綿束芻長慟寢門
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萋
萋在門徃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葬其實銘之其曰
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之命也時覲勢
方盛某竊過憂恐貽異時丘壠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
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
之忠不白於後世其怨乃繇於我毋竊愧焉其後孝宗
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

良等歎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
卽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宜教
卽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不
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
之無間存沒遠近溥聞感歎興起某且復記贈官事以
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亦
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
其顧望回隱之咎云

揆之本以韋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
書論政以至力過近幸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
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

閱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謹云

海內記
贈古後

劉清之

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黃宰龔茂良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州歲滿諸司

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
管雲臺觀寧宗嗣位越月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
十六年九月歿享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瀚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絕口父
毋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也人亦不過耕
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於兄蚤
夜力學志意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
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又言
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
聽換授除太常簿以啓謝諸公有曰有如懷祿希世將

言行外十四
王
恐初心之遂亡儻或獻諛取容何待已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無如也蓋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爲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也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翁卽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向未識公已深知公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旣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已爲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欽欽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爲無所顧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拔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

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爲急務見初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爲志聞人之善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今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

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

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聞於當世矣而悅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母欲速母蓄疑先後疾徐

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公沒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薦淳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

交好切礎之益歲晚益親然而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病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五

外集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為學錄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負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曆五行卜筮
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問問侃侃和而不
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
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假則與弟子
適場圃習射曰是故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
鄙弓矢爲武夫末藝

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
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
長比閭之士卽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
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

借王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
境閱習屯禦皆可爲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
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轕雖
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
非唯動悟字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旣專且
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瀆適中其病聽之者於
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
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
者旣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
旣其文而不旣其實摹規而畫負擬矩而作方雖或

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晦菴餞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

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晦菴和二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畱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荅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嘗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續之夕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材爲念少

馬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既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沒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

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窮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云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靜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年授
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闋調建之崇安簿八
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以侍從薦除國
正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十一年修寬恤詔令書成
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六年滿祠光宗登極除荆門
守紹熙三年冬卒於官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謚
生有異稟端重不佻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靜重
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

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
書紙隅無捲摺讀不苟簡勤於攷索

嘗曰巾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
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
曰未嘗歎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
爲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
出於自得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

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士
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
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
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
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
方之言斯可以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自警藝之進
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
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守之場今爲次邊在

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
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
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
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
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以限焉灘瀨不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
者以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
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
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
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
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
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
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
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
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
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

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歛時五福用敷
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彛是訓于帝其訓無
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
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
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
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
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
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
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
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
歿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
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
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
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
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
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
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
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
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
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
目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
必然之理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
分內事卽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
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
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
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慮念之
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
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
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
爲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
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
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

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主霸之
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
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
動與理會哉

孔焯議論

某候本心之間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荅某忽省此心
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不通是知
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贅述所得而言者日月之明
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
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
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
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門人楊簡撰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菴荅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

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

九節

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非正

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晦菴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先生因爲之辨

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

晦菴荅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

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荅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

子書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持此陵誇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

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
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門戶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
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
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某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
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
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
是吾夫子家風某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
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某
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某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

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口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
得晦菴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能
文若得人點化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
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
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並朱子說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外集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壁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卽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

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
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髣髴蒼
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紹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畧曰中國天地之正氣
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
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
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
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
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
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
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

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歟南方天下之氣墮矣
自非逆亮送歿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爲何事也今醜
虜之植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
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
苟安而爲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
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
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藉則不足以兼天下之
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爲之志乖矣此臣
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

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月待命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將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爲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爲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荅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讐耻

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死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閔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溷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徃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楊州重進誅豎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虜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綠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

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
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
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
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
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
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
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
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
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瞻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瀕顏亮凶醜
震滅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

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
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
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酒干酒無沈于色
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
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
奸邪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
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
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
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
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存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
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

帝王之術勿調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
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
不食勿效夏王璫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
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茅孽
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
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
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
三代專以天理迨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
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
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

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
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
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
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
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
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妙不易
推盾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
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
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
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

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童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旣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

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某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

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

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自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惟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

撒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工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徃徃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

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徃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
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
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掀却臥房亦且
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即從
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
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
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
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矣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
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
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

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

光大而高明矣

並吻
翁書

晦翁以道學為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
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
忽軼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粹面盎背則
某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
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
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俗所謂麤塊大鑿飽有餘而文
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

某官

三歲大比人

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

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
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
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
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逮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
謝宰執其啟云數十年窮居獻賦未諧豹變之懷五千
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
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窓六達帝廷上恢
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
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
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

初心重溫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乘以
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臺
不倦其視當世苟竊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
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
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
觀之一似陳亮近眠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
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稼軒辛卯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
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
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

狼胥彼滅馬革殆其庸奴天於同父旣豐厥稟智略橫
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橫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
問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十人一律不然少貶動
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
楊億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矜
才脫廷尉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
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
得從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卽異時落魄之齊賢方
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
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

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
閩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
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懋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
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
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麓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
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終

蔡元定

西山先生

字季通建之建陽人師熹晦菴慶元初年黨禁禍作奉旨編管道州次年卒于貶所嘉定三年夏旨贈迪功郎

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劄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

別州編管

丁巳正月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晦翁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乃知有旨揮

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晦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事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又按別錄云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賊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

語以連日讀叅同契所疑叩蔡蔡應荅洒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叅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痛欲

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轍起著述之念亦是間中
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
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
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
律其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並晦翁書

戊午歲元定卒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西某竊聞亾友
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櫬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
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尚享

又與勉齋黃幹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
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塋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

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
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
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上而藏而我於君之
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不能扶曳
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窻窻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
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
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
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

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徃徃多因與元定徃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蓋深致其哀焉勉齋黃文肅公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畱數日徃徃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煥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

其流而會於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與盲人不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亾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

時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

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著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挐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李通乃能奮其

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夫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一詔曲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以

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箴被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夫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詩書多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毫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

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
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
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
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
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
朧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

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
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
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
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曆固自
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
恐當絕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季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
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歿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
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
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
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蔡沉

九峰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卜居九峰當世名鄉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歿年六十四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觀曰李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異篇與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荅之辭曰翁李錄者蓋引以目匹也君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

沉也

君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存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

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

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
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
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
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子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
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僞學之論興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
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
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
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
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
其先也

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
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
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
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亾疑至象緯運
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情
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
而已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七 終

外集附 見伊洛淵源

羅從彥 豫章先生

字仲素劔浦之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
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
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
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
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
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
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
得甚好先生遂粥田暴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

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以事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奧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先生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濯纓亭每賦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錄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卒稔

夷狄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鮮也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先生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如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

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

叛見宋史道學傳

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見豫章文集附錄

又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去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

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見史道

學傳

政和初龜山先生爲蕭山令先生徒步往學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

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年譜及道學傳

陳幾叟跋先生語孟師說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

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僭玩味今

書併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

見豫章文集附錄

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
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
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涑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
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
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
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
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
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

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
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
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
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
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畧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
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
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克
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
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
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
此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

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心會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
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
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巧襲據焉
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
克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累哉

見宋史道學傳及
豫章文集附錄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
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妄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
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

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
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
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
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
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
道猶不學也又嘗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
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見豫

章文
集附錄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第

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
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
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
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
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尋求又曰昔
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
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
化矣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

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晦翁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晦翁門人問李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雖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

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

如何看得道理出

見豫章文集附錄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無亦是養心之要

見朱子語類

馮夢得序先生遺藁有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黃大任跋其後曰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太常博士陳協謚議其畧曰羅公從彥當徽廟時居鄉授
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
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者其端皆自公發之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
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
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爲文質

尚書考功員外郎周坦覆議曰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
育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
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
不可泯也奉常謚曰文質於法爲宜淳祐七年五月二
十四日奉旨依

見豫章文集附錄

真德秀 文忠公

字景元後改爲希建之浦城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
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
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尋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
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學
士院權直四年選著作佐郎力辭兼禮部郎六年遷
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返
上言邊事與史彌遠不協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
副使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未行丁內艱
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理宗卽

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極
論濟王事屢進讜言彌益忌之遂以煥章閣待制
提舉玉隆宮未幾落職罷祠歸紹定四年改職與祠
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復召爲戶部尚書改翰林院
知制誥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修敕
令武經要畧三乞辭祿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遂逝遺表上聞贈銀青光
祿大夫謚文忠

公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
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

韓侂胄已誅公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
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少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
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
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
惟謹得無滋嫚我乎

公又言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
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滋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
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
心

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
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
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

言外集附
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時有以伐金爲言者公上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熙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後卒如公言

又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利害群臣噤

嘿如此豈不殆哉

公奉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波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澮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餼皆爲精兵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公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公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

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
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
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
已相隨入此矣

知潭州以蕪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
張拭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
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社倉別立
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
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
差

濟即之變公上言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

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
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
聞四方所損非細願討論雍熙追封秦即故事斟酌行
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
王亦至也公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
王爲師

上初御清暑殿公因侍經筵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
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
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
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

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史既忌公屢諷言官劾之遂落祠罷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公知泉州或咎寬恤太驟公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曰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

公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求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嘗敬上欣然嘉納

公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

聲振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风采及宦遊所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佞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公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有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行於世

以上並見宋儒林傳

